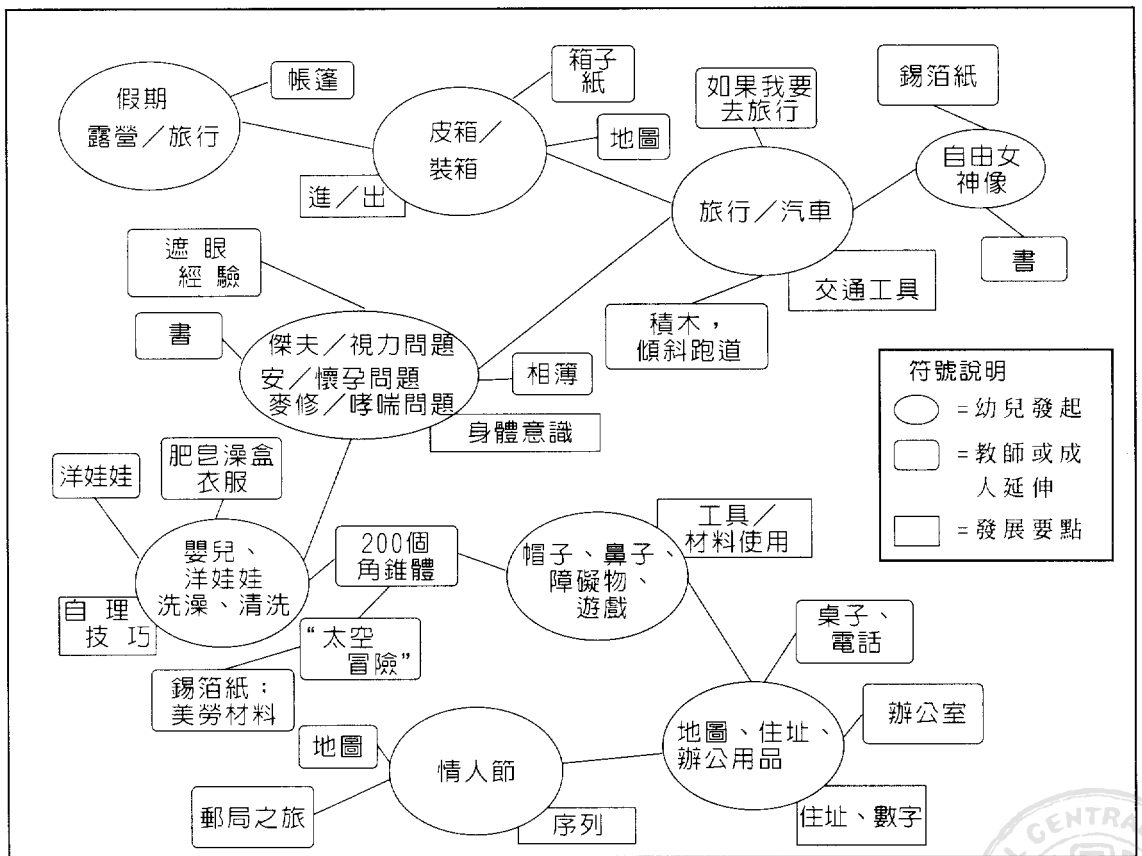


引導課程發展與教學方向的豈只是師生間的對話而已？

簡楚瑛

近年來，由於對傳統式完全以老師（或教材）為中心之權威性與僵化性課程的反動，遂產生強調以學生為中心的課程設計與課程的發展。「以學生為中心」一詞原本為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應該是指在課程的發展過程與教學過程中，不要忘了學習者的興趣與能力上的兼顧，這樣的觀念並未摒棄哲學、社會學、心理學和專科知識對課程發展與教學過程所應有的



圖一 延續六個月的課程發展流程圖（註一）

影響力。但受限於語詞表意上的限制，使得「以學生為中心」來發展課程的觀念變成：「學生」或「師生間的對話」成為課程發展與教學過程中唯一的引導指標。這樣的觀念導致課程發展與老師教學產生一些嚴重性的問題，下面擬以一個實例來看目前以「學生」作為課程發展與老師教學之唯一或重點指標所顯現的問題所在。

圖一是美國一位老師由透過對幼兒行為的觀察，產生課程與教學的主題和內容，以及課程發展的軌跡。簡短的說明一下圖一的意涵：九月初開學的第一週，「假期活動」是幼兒最常掛在嘴上的主題，其中「露營」又是最普遍談論的，老師『順勢』的在角色扮演區放了一個帳篷。有幾個幼兒反應需要一個皮箱以便將他們的東西送到露營地點，老師就帶了各種不同尺寸大小的皮箱。當老師發現幼兒對皮箱的興趣減弱，但仍對裝箱保持極高的興趣時，老師就拿了一些大紙箱放在教室裡，幼兒繼續探討這些新材料的大小、體積和空間知覺。但同時段，仍有一些幼兒繼續露營活動。沒多久，幼兒裝箱和開箱的經驗就轉為戲劇扮演和禮物包裝的動作技能經驗。而後，老師又注意到幼兒們討論著他們是如何到達露營地點或渡假地點。幼兒描述著他們一路所經過的路標和城市。因此，老師就展示城市地圖和州地圖，並介紹初步的地圖技巧。在團體時間，幼兒並利用腦力激盪的方法討論：「如果我要去旅行，我將會去……」，以加強熟悉閱讀地圖的技巧。部份的兒童表示他們希望去參觀自由女神像，雖然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旅遊，但全班還是到圖書館去搜集有關自由女神的資料。有一些五歲幼兒甚至利用錫箔紙和美勞角的材料創造出他們自己的「自由女神」。

十月份時，好幾位兒童開始對傑夫（一個盲童）是如何將食物放進口中感到相當的好奇。有幾個幼兒對另一位幼兒麥修（喘哮症幼童）是如何使用吸入器以幫助呼吸表現相當高的興趣。同時幼兒園裡的一位老師宣佈了懷孕的消息更是引發許多有關嬰兒的問題。老師掌握時機，介紹了許多與身體、身體部位和身體功能（即科學）有關的活動。這股課程風持續了好幾個星期，並發展出許多活動，每一個幼兒的成長照片專輯、感官知覺經驗的探討和深入討論失明等。老師並提供一些眼罩，以便幼兒可以試試戴上眼罩吃飯的感覺，就像傑夫一樣，有些幼兒甚至戴上眼罩逛逛教室的四周。

這時候，一位大學裡的鋤草工人捐了200個四英吋高的棕色角錐。老師決定再次利用團體討論的時間讓幼兒腦力激盪，看看能如何利用這些角錐。根據幼兒的構想，就利用這些角錐做角色扮演時的帽子和鼻子、遊戲場上腳踏車的障礙物、建構材料或裝飾材料等。

幼兒仍持續檢視他們的相簿，而討論的焦點轉移到視力不良與視力正常娃娃的差異。幼兒問了許多有關娃娃的事情，因此老師在角色扮演區裡放了一些娃娃扮演的物件。教室裡仍持續對懷孕事件感到相當的興趣，有關懷孕及生產的故事書則不斷的被帶入教室。

這個時候，「剛好」老師好久以前訂購的唱片送到，老師介紹了唱片的主題曲「太空冒險」給幼兒。原本老師期望幼兒會對外太空有興趣，誰知道幼兒問了一些問題，製造了幾件太空衣、幾艘太空梭之後就不了了之。很快的，幼兒又要求城市地圖，以便查詢自己住家和學校在地圖上的所在位置。不少幼兒注意到了地址，一位老師拿出電話簿，跟幼兒一起尋找他們家的詳細住址。然後，有的幼兒要求要

試試打自家的電話。幼兒繼續使用電話和電話簿，同時，老師也觀察到幼兒進行了許多辦公室的角色扮演活動。隔壁辦公室暫時不用的辦公桌被移進了教室，很快的，一個有模有樣的辦公室就設立起來了。由於情人節將近，幼兒決定利用這個辦公室和電話簿來寄發情人卡給他們的父母。而老師也帶著幼兒到附近的郵局將他們的情人卡寄出。

從前面的例子，筆者提出如下的問題與看法：

一、課程發展是否等同於活動發展？

課程發展強調課程目標、內容、方法與評量四要素的完整性、關聯性與符合性；「活動」則屬獨立性的行為，活動與活動間可以不具關聯性；可以不強調目標；也沒有嚴謹的要素的要求。在活動中，學生固然也可以得到學習，但這種學習成果是否可以歸因為老師的努力？就好比給學生自由的時間去遊戲一樣，學生也會得到學習的效果，只是效果的歸因未必會歸在老師的身上一樣。課程發展強調先有目標的設定，根據目標來發展教學的內容、方法與評量方式。

二、目標的有無，對教與學的影響是什麼？

從前例來看，六個月的教學活動過程中，未看出來明顯的教育目標是什麼，導致課程顯得瑣碎而不深入。老師是依據狀況而給予學生協助、引導，因此是「順勢」的在角色扮演區放了一個帳篷；「剛好」以前訂的唱片送到了，因此就介紹該唱片，希望引發學生對外太空的興趣…。如果老師有「課程目標」的思考而不只是「活動目標」的話，針對班上有盲童

和喘哮症幼童的情形，老師把握時機來達到「培養學生同理心」和「培養學生照顧自己的能力」二個目標的作法（即教學內容與方法）即會有所不同。文中提到讓幼兒「試試戴上眼罩吃飯」、「試戴上眼罩逛逛教室四週」即屬第一個目標的作法；如欲達到第二個目標的目的，即應強調近視眼或各種幼兒常患的疾病形成的原因、預防與因應的方法等。目標不僅提供課程發展與教學的方向，同時，是評鑑教學效果的指標；也是作為改進教學方向的指標。

三、課程是事前規劃的還是萌發式的？

為了反動傳統事前規劃好的課程，逐有邊走邊發展出來的萌發式的學習活動與內容。從課程的定義：「經由老師有計劃、有目的的規劃，所提供給學生的一切學習經驗謂之課程」來看，課程是有目標性的活動，因此需要事前的規劃，只是它雖然是事先做了規劃，但在執行時，應保持修改或改變的彈性，這樣就可避免傳統式課程所帶來的弊端。從前例來看，因





為老師未做事先的規劃，沒有預設的目標，因此會從九月「露營」主題轉到「身體」主題到「角錐體」的運用，再轉到「辦公用品、地圖、地址」的內容上、最後轉到「情人節」相關活動上，每個焦點間欠缺連貫性。

四、如何顯現老師專業性的角色？

如果針對一批父母或有興趣與幼兒相處的人士，給予一些提示：「你們注意觀察幼兒的活動，在幼兒需要的時候，提供道具、用品等；同時，也可以以你們的經驗去建議學生可以進行的活動。重要的是多支持、引導幼兒活動的進行」。這批經過提示的人士是否也可能發展出類似圖一的活動來呢？筆者問過許多幼教老師這個問題，多數幼教老師都認為是可能的。換言之，從圖一來看，是否看到幼教老師的專業能力？在教室裡，很多學生談暑假的活動，露營的話題是許多話題中的一個話題，老師決定在娃娃角放入帳篷只是因為這個話題較普遍被談及？那如何關照到沒有談露營議題的

學生？其實老師即是教室內課程的決策者，若課程的發展係根據學生需要、興趣和能力走時，老師是如何判斷學生的需要、興趣和能力的？這個判斷若來自於經驗時，其所扮演的角色就容易被別人（如，有經驗的父母）所取代。做為一位教育工作者，是否會想到：到底學生在經過我教過二~三年後，我希望他得到哪些學習？我是要強調上小學前的學業準備能力？還是強調未來世界發展所應具備的能力？還是強調自我的認識即可？諸如此類影響教育目標方向的哲學、社會學、學科知識和心理學知識都未見在課程發展過程中發揮其應有的影響力。這樣看來又如何區分幼兒教育專業人士和非專業人士間的差別？

總結前面所述，筆者認為課程的發展不僅應從師生間的對話產生，同時應兼顧老師自己與自己的對話（認清自己的教學理念、對學生、教和學等觀點在理念上與實踐上的契合度）以及老師與學科知識和理論、學說間的對話。筆者相信，透過不同場域間的對話，才能發展出具適切性的課程來。

作者：簡楚瑛老師現任教於新竹師院幼兒教育系、所，對課程理論及模式、班級經營有深入的研究，曾經出版過「方案課程之理論與實際：兼談義大利瑞吉歐學前教育系統」（台北：文景）及「班級經營」（台北：文景）兩本專書，並主持多項幼教相關研究計畫。

註一： Deborah J. Cassidy & Camille Lancaster (1993). The grassroots curriculum: A dialogue between children and teachers. *Young Children*, September, 48:6, pp.47-51.